

新體詳註

第二冊

古文評註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訂詳 古文評註全集 卷四

渠陽劉豫庵先生鑒定

錫山過
上元黃

琪商侯選評
越際飛

嶺南曾
龐雲燦瀧洲全訂

西漢文

過秦論

賈誼

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旋欲任以公卿之位大臣多毀之出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拜爲梁懷王太傅後王墮馬死誼哭泣歲餘亦卒○過秦者論秦之過過秦者也

意思始只
要論過
皇之過
此是追
敘其積
強之所
由始非
歷論秦
世也有
過也
內外兩
句長短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孝公始皇六世祖也。崤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據亦據也。雍州孝公所都。謂欲論強秦之敗於一旦而思秦之所由強非一日矣。追述其前蓋自孝公始其立國也。據崤函谷關之險固。坐擁雍州之重地。若論封建實周家西北之大藩也。孝公君臣固守其國之強而窺伺周室之成敗。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席捲如席之捲。物括盛也。猶囊括而結之也。八荒八方也。秦規周室已久。則又不獨窺矣。天下之大。思欲席而卷之。宇內之廣。思欲包而舉之。囊括者謂欲挾四海括在囊中。并吞者如長鯨之吞物。總欲盡取之意也。四句總是一意。所以必疊疊寫之者。善極寫秦先世虎狼之心。非一辭而足也。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

爲偶

孝公時
秦之爲
秦如此

古文評註全集 卷四 馮秦論

二

耕織脩守戰之備。

商君衛公孫鞅也相孝公變法封於商設當是時徒有君而無臣猶屬虛想不意天生暴虐之孝公爲之君卽生慘刻之商鞅爲臣以佐之內則立

法制度男耕女織脩戰守之具以固其本

外連衡而鬪諸侯。

衡音橫連衡者謂誘六國諸侯事秦使之自相攻鬪以神其用

於是秦人拱

手而取西河之外。

西河魏地拱手言易也商君伐魏破之魏獻河西之地以和此段鉸秦強之始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

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

郡。

惠文王孝公子武王惠文王子蒙襲也膏腴美地要害者在我爲要在敵爲害也孝公沒後惠王武王俱蒙孝公富強之舊業因孝公窺周之遺謀而侵掠四方南則兼併漢中西則包舉巴蜀東

則鬪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邑四方諸侯皆受秦害其強又爲何如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

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

從同縱平聲締交連結也列國諸侯人人恐懼自危相與

會盟謀所以弱秦之計乃不惜珍奇之器貴重之寶肥美之地以招致天下之士而其謀之所謀惟何乃其約六國爲合從彼此連結相與爲一而弱秦也此段鉸惠文武昭強秦之事忽用罰字寫諸侯作

反

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

謂諸侯謀弱秦若不以成敗論亦適在可

以有爲之時也時齊有孟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君綰勝楚有春申君黃歇魏有信陵君公子無忌此四君者又皆明而且智忠而且信又皆寬厚存心而仁愛待人又皆尊神賢才而貴重士子又且約爲合

篇中凡用幾許人名總爲引起陳涉一箇

此寫諸侯何等忙寫秦人何等閒

惠武時秦之爲秦如此

從以離散秦之運術當是時有弱秦之賢臣如此此不是贊四君是說四君如此曾無所加於秦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

有弱秦之兵士如此中山國名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此四

君之賢而更招致天下之士則六國之士於是乎集矣弱秦虞無善謀而一時則有若甯越有若徐尙有若蘇秦杜赫之屬深思長慮以定弱秦之謀爲去聲齊明周最陳軫

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合從苦其意不通而一時則有若齊明周

毅之徒婉轉曲折以通弱秦之約吳起孫臏帶陀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

攻戰患其兵不強而一時則有若吳起孫臏有若帶陀兒良有若王廖田忌有若廉頗趙奢之朋

選將揀卒以練弱秦之兵以此謀弱秦秦容有不弱者乎此段只是詳寫以致天下之士一句嘗

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叩擊也關函谷關也謂秦地雖廣以天下較之

當百萬之衆諸侯率之叩關以攻秦其威勢之震撼如此此不是誇諸侯是說諸侯如此曾無所加於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遂

巡而不敢進延引也九國六國及宋衛中山也遂巡退縮貌按周慎觀王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引諸侯之兵以待敵致使五國之師反驚疑相顧或左或右

意總之此一役也秦未嘗亡一矢一鏃毫無所費而天下諸侯或數百里或數千里車馬旌旗招搖奔走所費無算不待戰而已困矣此段言六國不能弱秦於是從散約解

世下篇
過子嬰
此是過
始皇者

至始皇
寫得氣
色更加
百倍

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

百越謂越有百邑也。俛同。

俯秦之強東西無論已。至強者莫於南越。始皇則取百越之地。分爲二郡。一以爲桂林。一以爲象郡。致使百越之君俛首不敢仰視。自繫其頸。以委性命於獄官下吏。此在六國之外。極南之國。服其威如此。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

而牧馬。

既振威於南。遂從事於北。乃使其將蒙恬起築長城。以爲藩籬。而守之。卽至強悍之匈奴。亦避始皇之威。退卻七百餘里。不但不敢南下。侵犯。并不敢南下。而牧馬。此在六國之外。

極北之國。服其威如此。

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彎音挽。將士受秦之辱。亦不敢彎弓而報怨。此在六國之中。有怨於秦之人。亦見其威如此。此段論始皇之強。

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燔音煩。焚也。百家言經史之類。黔音虔。秦稱百姓爲黔首。始皇既并吞天

下。自以爲德並三皇。功高五帝。則是先王之道。不如吾道矣。况黔首之衆。往往誤於先王之道。而妄作聰明。廢之可也。則是百家之言。不如吾言矣。况百家之言。又往往往惑黔首之心。而開其妄想。燔之可

也。廢者廢燔者燔。則黔首愚而無用。永不能謀秦矣。

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

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墮壞也。咸陽秦都也。鋒兵刃也。鐻音據。樂器。謂民之敢於作亂者。以名城堅而可據也。吾墮之。民之敢於

謀逆者。以豪俊爲之倡也。吾殺之。起戰爭之釁者。兵也。吾盡收之以聚於咸陽。銷鋒鑄鐻。以歸爲鐻。銷之不盡。再以爲金人十二。則民雖欲弄兵。而無兵可弄矣。縱有強民。以此三者。弱之。則未有不弱者。

黔首既愚。且弱。永不能抗秦。吾縱心驕橫。復何所慮哉。此段先寫以愚。以弱。隱含仁義不施。意按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始皇以爲瑞。乃銷兵器。鑄爲金人象。

之號曰

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溪。以爲固。

翁作

踐行列也。華山名。十萬曰億。謂民固宜防而險要亦不可不立。故先爲愚民弱民之計。然後設險據要。華岳峻山也。行列於其前。以爲城。而城何如險。黃河洪水也。吾因之以爲津。而津何如要。望其上則據

億萬丈之城。觀其下則臨不可測之溪。以此爲固。其固可以知已。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

誰何。再置賢良之將。設強勁之弩。守於要害之處。再托以親信之臣。衛以精銳之卒。而遍陳利兵。則

固而誰何。誰何言。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

帝王萬世之業也。金城言其實且堅也。當此天下已定之時。推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如此。之固。金城千里之廣。可爲帝王萬世之基業。一強不再弱矣。又何所慮哉。

此段寫自以爲只此幾句。乃真是秦之過。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殊俗遠方也。謂既

看來秦過亦只是一味太愚。更無別說。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沒之後餘威所至

猶爲之震驚。看下文。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屯隸之人。而遷徙

之徒也。陳涉名勝。二世元年起兵。甕牖以瓦甕爲窗。牖繩樞以繩繫戶樞。屯同戍民也。隸僕隸遷

何人不過甕牖之子。爲氓作隸之人。而東西遷徙之徒。至微賤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察其才能。且不及中等之人。至庸愚也。考其品行。非有仲尼墨翟之賢。德足以服人也。問

然而二篇
字通篇
轉關處
此段極
寫陳涉
既無其
位又無
其資句
其與下
文對句

始皇時
秦之爲
秦如此

此段言秦之亡不出於他前寫此諸侯如寫此陳涉如陳易如陳此相對不必然應而伏應在伏此處帶轉前一段唱嘆全爲勢結語作

爲陶朱自號陶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年之間三致千金散與貧疎兄弟猶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嘗飢桑則嘗寒聞朱公富往問術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滋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

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

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躡音業躡足馳驅也行音杭行伍軍中也崛音掘崛起驟起也阡陌

田間道路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罷同疲將去聲揭高舉也贏音盈擔也景同影言涉既非其人又無其資宜其貧賤終身矣不意馳驅行伍之間驟起田野之內所率者盡疲弱之卒所將者纔數百之衆

卽此數百疲弱之衆皆秦之衆也以秦之衆轉而攻秦苦無鋒刃而斬木以爲兵苦無旗旛而揭竿以爲旗吾方悲其不量力爲天下笑孰知天下附和者如雲之集天響之應聲遞軍餉者如形影之相隨

不知凡幾由是山東豪傑相繼並起一旦而秦之族亡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

也吾觀於秦之興亡而竊有不可解者秦既兼并天下則天下非小弱也崤函雍州其險猶昔亦儘可以自守此帶轉上篇首二句陳涉之位非尊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陳涉成卒也其位豈能尊於九國之君此句帶轉上諸侯鉏耰棘矜非鏐

於鉤戟長鐃也鉏同鋤耰鋤柄棘有刺木也矜亦柄也鏐音先利也鉏耰殺矛屬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棘矜之類以相攻戰非有利於鉤戟長鐃之

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適與謫戍音庶守也抗當也陳涉曾戍漁陽不過一罪人耳豈能比於九國之師此帶轉上百萬之

衆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鄉同。向言涉之謀慮。行軍用兵之大道。皆不及昔時之將。相此

帶轉上六國之士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把陳涉與六國較量一番。宜成者不成。宜敗者不敗。而異其變其所就之功業。六國若彼。陳涉

若此。其相反有如是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

語矣。

度音鐸。量也。絜音洽。圍而量之也。絜束之也。設使山東之六國與陳涉之兵。度其長而較其大。比其權而量其力。則難以並論矣。此再將今日之秦與前日之秦。今日之陳涉與前日之陳

涉比對一番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

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

招舉也。天下共九州。秦據雍州。此外之八州。則冀。兗。青。徐。揚。荆。豫。梁也。同列。指六國言。秦地雖大。以九州

論之。猶是區區之地耳。以一隅之地。而操萬乘之權。偏能招舉八州。同列諸侯。使之朝服。是豈一旦之功哉。蓋已百有餘年矣。強橫如此。其久然後以六合爲家。以崤函之地爲宮。似乎守之亦不難矣。

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

一夫。指陳涉。難。去聲。孝公至始皇。凡七世。故云七廟。謂陳涉不過一

夫耳。爲首倡而作難。遂至七廟隨之而墮。壞不但地喪。於漢卽王子嬰之身。亦死於楚人項羽之手。爲天下笑。

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

異也。天下當逆取而順守。秦以力攻。亦以力守。而不施仁義。不知攻守之勢不同。所以取亡。通篇結穴在此。

過商侯曰。仁義不施。攻守異勢。是一篇過秦主意。卻妙在藏過一邊。千迴萬疊。只是論秦如此之強。又千迴萬疊。只是論陳涉如此之微。正不知過在何處。後一點醒。令人豁然。遂覺始

自於王是廢先至之萬世一業也。論之義案。此仁義不施。論之餘斷。其強後秦。寫陳涉。之微。波瀾。

皇強暴不仁。并吞不義。其過遂不可言。

治安策序

賈誼

時天下初定。制度疏闊。匈奴侵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事。多所匡建。故曰治安。

先提危數亂先
危數亂先
有急大故
緩之亦
哀之重
斗輕重
論翻時
婉不之
筆曲作
謂國勢
溺於治
安釀成
禍基無
不察而
異厝火
而寢其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疏平聲。此數語先自出其目。立通篇之案。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厝音措。置也。此段八喻。先駁倒時論。最醒最健。本末舛逆。首尾衡決。舛音諂。謬也。衡決。紀理也。衡同橫。衡。決斷絕也。國制搶攘。搶不安貌。攘亂也。疊下此三句。卽後無數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事。非甚有紀。胡可爲治也。紀理也。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數上聲。此段上聲。此陳策之意。是一篇序也。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

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寫樂兵革不動。寫樂

民保首領。寫樂匈奴賓服。寫樂四荒嚮風。寫樂百姓素朴。寫樂獄訟衰息。

寫樂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寫樂八軌道遵法制。寫樂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寫樂

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寫樂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寫樂禮祖有功。而宗

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無極。寫樂十二願成。廟文帝生

成之故名。此段歷舉治安之效。散助之。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

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此言爲治者德在祖宗。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幸愛也。此言爲治者德被天下。立綱陳

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

而安。至明也。此言爲治者德及後世。總結上樂與今同一段。以陛下之明達。此句明許文帝。因使少知治體

者。得佐下風。此句暗許。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具爲治之資。素預也。

至此序已畢。下特恐忽之故。再高自許。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

此處十重
將上結
二句作
東分作
三段

上已積喻
亂已極也
於下極也
以治不可
言即力不
爲己力不
不費己力
財何憚己
而爲憚己
意不爲憚
此十二承
句皆承
樂與今承
同而加承
之句來

至熟也。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亡同。無此段言所陳之策至當不易。

過商侯曰：本末詳明，首尾該貫，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特其明目張膽，無所忌諱，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

論務農積貯疏

賈誼

文帝卽位躬行節儉，休養百姓，其時去戰國未遠，民多游食，不務農業，故誼上疏云云。

管子曰：

管子卽管仲

倉廩實而知禮節。

倉廩充實則民有賴而知禮節，卽所謂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意。

民不足而可

引管子說起見，可富而後教。

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禮義生於富足，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

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

屈。屈音掘，蠶也。男耕女織，生財原是有時，倘用度無節，則財力必匱。

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

謂治民之事無絲毫滲漏，便有餘畜可以積貯。

今背本而趨末，謂不急農事而趨修靡。

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

也。趨末者亦必食大傷乎財之源。

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

大傷乎財之流賊害也。

殘賊

此段言天下貴有蓄積，因明言。

公行，莫之或止。

謂殘賊之風肆行，無忌不能禁止。

大命將泛，莫之振救。

大命國家之命泛覆也，以民不足不可解救。

生

無蓄積之弊

此段言漢無蓄積甚爲可懼當預圖也

此段言荒與亂俱故當積貯以備之

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也

靡散

天下財產何得不蹶

蹶音厥傾竭也以物力屈而無蓄積者坐此

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

官府公儲及民間私蓄尙是空虛甚可哀痛

失時

不雨民且狼顧

狼性怯走嘗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亦然

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

歲惡年穀不熟

也不入不納稅也年歲不登朝廷不顧爵之可貴民間不顧子之可愛急欲救死也此等情景既達於天子之耳矣

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

上不驚者

阡音顯阡危者欲墜之意應上大命將泛句

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

禹有九年

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雖聖人之世亦不能無饑荒與豐稔此天行之數難以預必安可不謀所恃

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

以相恤

脫或不幸雨暘失調有二三千里地方亢旱之災其時要賑濟許多飢民無蓄積從何處取給

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

之衆國胡以餽之

或猝然邊上有事調動數十百萬兵馬把守截殺其時要許多糧餉無蓄積又何處取給

兵旱相乘天下大

屈

屈匄

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

謂奪人而食也衡同橫

罷夫羸老易子而餓其骨

謂人且相食也罷同疲羸音縲瘦也餓音咬留也易子謂不忍自食其子故易子而食餓骨者言所易之子亦皆餓瘦無肉可啖也

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

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

疑猶貳也此時法令必不能盡行無阻其遠處能懷疑貳之人皆乘敵而爭爲不軌

迺駭而圖之豈

此段言
有蓄積
則其效
如此

此段陳
蓄積之
策

數語收
盡通篇
何等筆
力

將有及乎。

言蓄積不肯早圖及大命將泛時雖欲圖之而不能也駭字與上驚字相應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謂積蓄存

貯所以備災變是天下之大命脈安危存亡之所繫

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

積粟既多財用有餘亦何事不可爲如下文所云也

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

以之綏懷敵人降附遠夷何招而不

至此幾句見即有卒然之患足恃爲備所以爲大命

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

勸民教他盡歸於農使各田力耕作以爲衣食之資著同著

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

緣因也末技謂雕鏤之巧者游食謂游惰而食者令

此等人亦皆務農則趨末者少食者亦不衆無殘賊之公行矣

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物力不屈財產不厭民不貼危亦無遠方並舉而起者所

以爲樂

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

廩同懷

竊爲陛下惜之。

民受治謂之安廩廩危貌此又以能爲不爲致惜望文帝必行也

過商侯曰此當合貴粟論參看然務農更在貴粟之先畢竟賈誼爲醇要之文帝開籍田以勸百姓其於兩人之言均有感耳

至言

賈山

漢文帝時日食下詔求賢有穎陰侯騎士賈山見文帝與近臣射獵恐妨害政事乃上書論平治亂亡之理名曰至言者其言之切至也

直起幾
句如奇
峯矗立
是疎人
主之聽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

謂人曾有是言。向所聞而慕之者。臣今日願效其人也。

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以始皇惡聞其過。自取亂亡。就借秦事爲

譬喻諭

唯陛下少加意焉。

此段是一篇文章起法。先冒起然在奏疏中則爲變體。

夫布衣韋帶之士。韋柔皮也。貧賤

之人以單韋爲帶。無飾也。

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謂布衣之士若能立身脩行。當時誦之後世傳之以形下

文秦始皇不能長有天下意。

至秦則不然。謂秦反不如一士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

數。賦稅也。斂貪取也。重平聲。錢糧加之又加。數也。數音朔。征求不時也。此言賦稅之重。

百姓任罷。任謂役事罷者疲謂疲於役使也。此言差役之多。

赭衣半

道。羣盜滿山。

赭音者赤色也。犯罪者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衆。羣盜皆依山爲阻。故云滿山。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

視。傾耳而聽。

戴目。目上視也。凡人憤恨之極。則目上視。傾側也。側耳而聽。言欲聞世亂樂禍幸災也。

一夫大譁。呼天下響應。

者。陳勝是也。

大呼首先倡亂也。陳勝即陳涉是時陳涉一起兵而天下騷然動矣。

秦非徒如此也。謂秦之失非止如前所云。起咸

陽而西至雍。

咸陽宮名。雍州即京兆府秦孝公所居起猶自也。

離宮三百。

離宮即行宮。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三百言多也。

鐘鼓

帷帳不移而具。

凡音樂之器。牀第之飾。隨處皆備。不必移動。

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

阿房宮名。言殿之四

阿皆爲房故名八尺

曰。此言殿之高。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

謂可以容隨從之車騎。卽至四馬並行而無所阻礙。可以容五丈之旌旗。而不致撓屈。此言殿之廣。

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

不得聚廬而託處焉。

此段言宮室之侈。欲爲子孫萬世之業。也曾幾何時。而子孫無聚廬託身之地矣。廬草舍也。

爲馳道於天

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

道路也。騎馬駕車之路。極其廣遠。

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

由江而湖。由湖而海。

而海凡可游觀無不徧。歷瀕海沿海之水邊也。

道廣五十步。

廣橫闊也。

三丈而樹。

隔離三丈。便栽種樹木。一路去皆如此。

厚築其外。

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隱築也。椎音追。言作甬道用鐵椎築土令堅實。而使隆高。而以青松樹之。取其久遠也。

爲馳道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

此段言馳道之侈。亦欲爲子孫萬世之行。也曾幾何時。而子孫無邪徑託足之路矣。

死葬乎驪山。

始皇崩於沙丘平。臺葬於驪山之下。

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

造墳之時。吏以督領徒。以役作計。其工力直遠。

至十年而始成。

下徹三泉。

徹通也。言其葬之深。則下通於三重之泉。

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

取金與石。鎔化於銅之內。以塞壙中之隙。

冶鎔化也。錮塞也。

漆塗其外。

壙外之隙。則以漆塗抹之。

被以珠玉。飾以翡翠。

壙中四圍。又用珠玉翡翠。類以披飾之。被同。披亦羽翟。

曰翡翠。羽翟曰翠。

中成游觀。

言其大。

上成山林。

言其高。

爲葬葬之侈。至於此。

理同。

使其後

秦以熊
羆以收
六句上
拾仍三
段篇禮
不與之
義罪禮
正用下
文禮之
有禮之
相反

世曾不得蓬顆蔽塚而託葬焉。

蓬蒿草顆土塊蓬顆土塊生蓬者蔽塚遮著墳堆也此段言蓬顆之修亦欲爲子孫萬世之佳城也曾幾

何時而子孫不得茅草蓋土如庶人而葬矣

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蠶食如蠶之食葉以漸而進也并

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

而詳擇其中。

前車可鑒急宜審擇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忠

事君須盡切直之言使君聞其過然惡聞其過者必不能用其言而已之身以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

若不切直君不能聞其過而臣之道不明

故切直之言明主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蒙冒犯也欲君納言先提此數語作

話柄亦是進言之法與篇首盡忠竭忠意同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

磽音敲瘠薄也謂五穀種之美者不生於瘠薄之地影下

龍逢比干之

江皋河瀕肥者

雖有惡種無不猥大。皋水邊淤地瀕水涯也猥去聲盛也謂荆棘種之惡者偏生於肥美

之鄉影下芻蕘探薪之不棄於明君

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

道不用。

夏桀時有關龍逢商紂時有箕子比干忠臣也皆以強諫死此是善利不能生者

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

智芻蕘探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

草曰芻薪曰蕘探薪之人言其賤也此是惡種